

再

郭美松 著

定中原



再定中原

郭美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定中原/郭美松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54-2576-3

I.再…

II.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9233 号

责任编辑:王汉广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插图: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荆州市求实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875 插页:1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调集 30 万军队围困中原我军。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奉命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留下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游击武装坚持战斗在大别山地区，与国民党军周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军有生力量，待机与我主力部队会合，收复中原。本书成功地展现了这一时期我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的艰难战斗历程，塑造了张延桥、陆峰、武银花等众多英雄形象，谱写了一曲再定中原的雄壮凯歌。

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描写中原我军与国民党军正面抗击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起伏迭宕，人物形象生动感人，具有独特而浓郁的中原武装斗争生活气息（与《林海雪原》不同），读来令人感奋，耳目一新。

序

解放战争时期，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尤其是在大别山地区实行白色恐怖，致使这个时期的敌后军事斗争十分尖锐。以李先念为领导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派遣的革命武装坚持在大别山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可谓惊天动地，壮怀激烈。

—

我出生在大别山南麓的一个小镇。小时候听大人们讲，1947年的油菜花儿黄的季节，小镇上的一位国民党的区长（当地的大豪绅），在他家的西院设置审讯室。透过窗户，审讯室内的一切看得都很清楚。审讯室的大梁上套了两根木杠，悬挂在空中，就像运动场上去掉脚的“双杠”。审讯室的另一头，放置着一个铁炉子，炉火燃烧得很旺，还有阵阵火苗往上冲。一会儿，那扇木门开了，两个汉子押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上中等个儿，衣着破烂。押来后，随手交给了专门负责压杠子的另外两个大汉。这两个大汉，光着膀子，只见他们将那男子按倒在地，从墙上取来两根圆圆的木棍，放在那人的腹部，然后非常熟练地两手抓着悬空的“双杠”，用脚踩在圆棍上，来回滚动，只听那人发出阵阵钻心的惨叫，不多一会儿就不省人

事了，被抬了出去。后来，押来的是一个女的，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短发。这次不是压杠子，而是带到火炉旁，将她放倒在地，拉下裤子，在大腿上烙印。也是听到一阵惨叫，那女子便不省人事了。像这样折腾了数十人，并将这些人关押在离那位国民党区长住房东边 300 米左右的一个叫“灵官庙”的地方（注：这个庙堂直到 1958 年大办钢铁时，才被拆掉）。一个晚上，突然间这些人不见了。追述过去的往事，其含义有三：第一，说明国民党对大别山区进行的反革命清剿手段极其残酷。基层的区公所可以操生杀之权。第二，说明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十分脆弱。作为国民党政权象征之一的区公所，没有堂堂正正的办公场地，而是设在区长的家里，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政权基础很不稳固。第三，说明大别山区的革命势力不但存在，而且非常活跃。刘、邓大军是 1947 年 8 月间越过黄泛区到达大别山的。而当年人们目睹的一切，是在刘邓大军到来之前所发生的情景。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些被国民党区公所监押的所谓“共匪”逃之夭夭？不是因为他们有三头六臂，也不是他们会施展什么魔法，他们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暴力摧残快死的人了，根本没有相当的体力去支撑身体自行越狱。只有惟一的一种解释，那就是被自己的同志劫狱救出去的。能够有能力在敌人鼻子底下实行群体劫狱，可见当时其革命武装力量不但存在，而且是有相当实力的。

二

从已经收集到的一些历史资料表明，这段历史时期，大别山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革命斗争呈割据状态。县及县以上中共党组织很少集中活动，其组织负责人全部

分散到基层。当时，党的基层组织形式，一是基层工委，工委下辖若干个区。另一种是区委。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指挥员很难分清，都是肩挑两职。一般工委，都掌握有自己的游击队武装力量。区委的武装力量，主要是便衣队，短枪队。有的叫飞虎队，镖杆队等，名称不一。他们三人为伍，五人为群，纵横活动在山乡水寨，小镇城区，非常机动，人们称他们为来时急风骤雨，去时无影无踪，许多民间故事带有传奇色彩。这种党军一体，化整为零的斗争方式的最初制定，是1946年8月这一地区我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张体学、赵辛初等人在湖北蕲春县蕲北蔡寿地区召开的一次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在那次会议上，他们总结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特点，部署了今后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和任务，明确了斗争策略。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清剿的残酷现实，他们确立了广泛开展“麻雀战术”的指导思想，并且还明确规定，各县、区党政军负责人要分散到基层，贴近群众，依靠和组织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战争，尽最大的努力吸引和牵制敌军的有生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迎接我大军重返大别山。

又党另国群团，特不即察能育而服谷，主量和平而受另国，特

01 年 7 月 1 日 干军大取收，是也 三 时前 领导丁武，它不失微部应

是—理中五平小取，承出故，况野熟静山高下特我服牌探派具

县普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积极开展中原地区（主要是大别

山区）的游击战争，是以李先念为主要领导的中原局和中原军

区实行战略转移前夕的一项重大决策。战略转移前夕，我中原

局和中原军区兵力接近10万。为使主力部队转移后继续在这

一地区广泛开展对敌斗争，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精简和调整了相

当数量的各级党政军骨干力量，尤其是将基层领导干部充实到

各游击区，领导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也正因为播下了这批革命

种子，才使得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浪潮不断高涨。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始终将大别山区视为心腹之患。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指着大别山发出哀鸣：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播下的这批革命种子，在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后发挥了重大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后，也就是1946年底，党中央驻南京办事处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当时得知大别山区经过敌人残酷清剿，还保存有数百名骨干，高度评价说：“大别山保留50人，就是党的最大胜利。”这些留下的骨干，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各地基层党政军组织的精英骨干。过去，他们在新四军五师的领导下，同日本鬼子和汉奸进行过长期的殊死斗争，为大别山地区的各级革命政权建设付出过汗水和鲜血，有很大的优势，一是情况熟，二是群众基础好，三是具备了较强的斗争艺术。他们犹如蛟龙入水，得心应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周旋，使得敌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惶恐不安。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原军区主力部队转移后，刘邓大军到达之前，曾有20多个旅的国民党部队在这一地区清剿过。国民党的军队进了山，似乎一切风平浪静，国民党的军队撤走，各地的官绅嚎叫不停，闹得国民党反动派鸡犬不宁。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刘邓大军于1947年10月底胜利地进行了高山铺战役后，刘伯承、邓小平在中野一纵驻地亲自接见了当地游击队的负责人，并对大别山地区的各县负责人进行了表彰和鼓励。坚持在这一地区斗争的精英们，建国后，他们都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领导岗位。有的不幸英年早逝，但目前健在的还大有人在。

四

刘邓大军于1947年8月到达大别山北麓，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别山区，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鄂皖边区指挥部立即主动派专人去找刘邓大军。被指派的人到达罗田，与大军取得了联系。为迎接大军的到来，当地老百姓在物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缝织棉衣送给人民解放军。中共黄梅县委于当年10月份克服各种困难，办起了军用被服厂，专为刘邓大军赶制过冬衣被褥。各县、区贫民团积极募捐钱粮支援大军。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和广大的大别山区人民群众，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解放战争初期，也就是在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实行战略转移后，至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前，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仍然如火如荼，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增添了值得一书的光辉的一页。为了反映这段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真实情况，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激发我的创作热情，写出了《再定中原》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以飨读者。

郭美松

2003年4月于武汉

一九四五年的九月，虽然入秋已有些日子了，但是“秋老虎”仍在侵袭着长江沿岸的大地，天气还是那样的酷热。每当夜幕降临到古老的江城，经过白天烈日蒸烤的人们，便三三两两地聚集在沿江大堤上，偶儿吹来一阵微风，他们就如释重负，感到格外的舒适。

中山学堂教员褚敏，手拿蒲扇，脚拖凉拖，正与共裕药铺的老板沈望亨边蹒跚边谈。

“沈老板，好容易熬过了八年，总算打败了‘小东洋’。”褚教员摇了摇扇子，长长地抽了口气。接着他抬起头仰视着夜空中稀疏闪动的星星，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地说：“据灵通人士透露，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和各阶层人民群众，都要求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问题。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诚心诚意的和谈了。依我之见，我们中华民族大有希望将要进入一个太平盛世啦！”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沈老板接过褚敏的话说：“八年啦，炮弹底下连气都喘不过来，现在你我总算有个奔头了。像你这样的名士，月薪也该加加了，我嘛，铺面也该扩大扩大，哈哈哈哈哈……”

褚教员也陪笑着，两人笑得是那样的爽快与幽默，沉浸在对未来生活无限向往之中。突然他们发现几艘大型运输舰只上的灯火，如同萤火一样，闪耀在夜幕笼罩的长江中。舰船顺流而下，离江城不远，汽笛“呜……呜”地连叫了几声。这声音

像炸雷一样，撕裂了江堤上乘凉的人们的心，也打断了褚教员和沈老板的甜蜜畅谈。

舰船的汽笛声刚过，才上任的国民党临江县县长吴有训身穿夏威夷短衫，率领一班政府要员坐着的一辆辆美国制小轿车，向着船码头急驰而来。

少许，舰靠码头，舰上的探照灯光交织成强烈的光柱，把整个码头照得如同白昼。一位年轻军官，急急忙忙地指挥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卫兵，迅速编成一个“长廊”队形，直摆至候船室前。队形编成后，一簇人拥着一个身材高大白胖、没穿军服的壮年人和一个几乎半裸体的丽人儿，缓步朝候船室前移动。

这簇人距离候船室前的码头石阶十米左右的地方，吴有训等一千人早已垂手而立。他彬彬有礼而又带一丝颤音大声道：“司令莅临，学生未曾远迎，有罪，有罪。”

“不必过谦。”那位中年人右手拿起文明杖，朝石阶上敲打敲打，左手提了提衬衣衣领，睁着一双肿大的钝角眼睛答道：“啊，你就是吴有训吴县长吧？”

“正是，正是。”吴有训躬身连声回答。

紧接着参谋长史钝跨前一步握了握他的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少将白司令官！这位是司令夫人文女士，这位是上校孟团长，这位是中校舒团长，这位是舒团长夫人薛女士。”史钝参谋长一一介绍完毕，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们来了，你们觉得很突然吧。”

“可不是嘛？”吴有训躬了躬身赔笑着说：“今日清晨才接到电令，国军即日到达江城。我们全力动员，积极准备，热烈欢迎国军官兵的到来！现在请司令和诸位长官进城。”

他们一一坐进乌黑轿车，吴有训县长等要员亲作向导，朝

着各自临时的官邸开去。

白鲛、史钝与吴有训同坐在一辆高级轿车内。吴有训诧异地问：“司令，国军这次动作如此神速，又如此机密，不知深意何在，敬望赐教。”

“吴县长，不必着忙嘛！”白鲛坐在前排沙发上，扭过头来用眼神向史钝示意后，说：“让我的参谋长向你转达转达。”

史钝接着解释说：“我们不提前向你们打招呼，其因有二：第一，避免引起共党的怀疑，以至于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第二，尽早宣传国共两党合作的新主张，这也是我们军人的职责。由于事关重大，且时间紧迫，故不及相告。”

吴有训心领神会地说：“啊，这就全明白了，原来有如此的深奥道理。那好，那好，等司令休息些日子，恢复了疲劳然后再通知各界知名人士前来拜谒……”

“不！”白鲛打断吴有训的话说：“明日就要同各界知名人士打招呼，后天在我的住处我亲自接见。”

“是，遵命，遵命。”吴有训两手撑在沙发上，半起半蹲地躬着腰连连回答。

二

白家大院坐落在江城西南角。它的正门外盘放着一对虎视眈眈的大石狮子，狮子附近垂手站立着四个持枪荷弹的哨兵，更显得威风凛凛。走进正门，迎面是一个用大理石铺砌成的大天井，天井两边是朱色的厢房，上首则是一个高大的屏风，屏风上呈显出二龙戏珠的图案。绕过屏风，后面又是一道门，两

名身佩手枪的青年军官依门而立。穿过这道门，就是正堂。正堂上方是半旧的孔子图像。图像两边是一副对联：

光宗耀祖不负寒窗苦
戍马戎装莫忘仁义精

紧靠下面的桌案上摆放着香炉、烛台、花瓶之类的祭祀用品，堂屋里香烟缭绕，烛焰正红。左右两边的墙壁上，间隔地挂着各种名贵字画。

白鲛神态自若地躺在一个能摇动的特制睡椅上，两手扶住椅把，前后晃动，闭目养神。参谋长史钝在白鲛附近来回走动，不时地看看手表。

大约上午九点钟，正门外一阵礼炮声响过，吴有训县长领着一群知名人士，携带着礼品，屏声静气，由正门鱼贯而入。走至屏风前，白鲛司令和史钝参谋长快步出来迎接，然后陪同大家步入正堂。白鲛满脸堆笑地举起双手，拱成一个空拳，向来宾一一致礼，问道：“诸位先生好？”

来宾也齐齐地拱起空拳答谢：“恭贺司令福体康宁！”

“不必客气，各位就坐。”白鲛打了个手势，接着说：“我白某虽说出生在这锦绣之乡，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难重重，不得不在外漂泊二十余年。古人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探寻救国之道，求学各方，本来这是白某人出生之地，现在倒成了人地两疏。今日还乡，如有不逊之处，万望阁老、诸兄多多海涵。”

“司令太谦逊了。”来宾们不约而同地说。

接着人们便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讲：“可谓是龙生龙子，凤生凤凰，真不愧是世代书香之后。”有的则评论：“司令真是

有志之士，为了民族之大业，劳碌奔波，呕心沥血，可歌，可颂，可钦，可敬……”

“哼，哼。”吴有训县长清了清嗓子，打断了众人的议论，瞟了瞟白鲛一眼说：“啊，司令，我来介绍介绍，这位是财界领袖、江城银行总董事长金广先生，这位是学界之魁、中山大学校长牛奋先生，这位是……”

“啊，傅老先生！”白鲛打断了吴有训的话，直奔坐在一角的傅传祖座位前：“多年不见，傅老衰老多了，精神还可佳？”

傅传祖摇了摇头，叹口气说：“人老了，为党国效力的机会也不多了，可叹时光不饶人啦。”

“不能这么讲，魏武帝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诸位，你们说对吗？哈哈哈哈哈……”

来宾们也一同大笑起来。白鲛大笑了一阵之后，接着一本正经地发表了他多日准备的演说：“我们不是没有作为，而是大有作为，将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吾辈军人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日本人不是已经投降了吗，还有什么历史……”牛奋校长有些迷惑不解地发问。

“先生这就未免有点管窥蠡测了。”白鲛狡黠地淡淡一笑，打断牛奋校长的话说：“君不知现在陪都重庆，蒋主席正同毛先生还有各党派领袖们聚集一堂商讨建国大计？”

“是呀，是呀，近日来各家报纸均在头版要闻上谈及此事。”傅传祖等一千人随声附和。

“因此说，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党是全国执政之大党，往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起着无可非议的作用。此次我们全体官兵，爬山涉水，远道而来，就是要与大家同心同德按照中央之大政方针，帮助地方建设好政权。”白鲛振振有词

地高谈阔论，把大伙的心都拴住了。民主同盟地方组织领导人金广，被白鲛的一番甜言蜜语逗得心花怒放，他想：十年内战，再加上八年抗日战争，国共两党争斗从未间断，现在如果真的能携手合作，共建国家，恐怕炎黄二帝也会含笑于九泉。于是他充满了乐观地说：

“如能如白先生所说，不抱偏见，本着朝前看的方针，我们非常拥护，定会不遗余力协助国共两党共创新中国之大业。”

“欢迎，欢迎，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肝胆照人的诚意。孔老夫子说过，‘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白某人今日所言，句句都是肺腑之言，相信是能经受得住时间检验的。”白鲛越说越激昂。他还要继续往下议论，这时参谋长史钝在他的耳旁唧咕了一句：

“筵宴已经备好，是否……”

白鲛转过头看了看孔子圣像下的大座钟：时针已指十二点，于是同意了史钝的请示：

“你就安排吧。”

史钝宣布寒暄暂告一段落后，白鲛觉得谈论的时间已够长的了，尿也憋得够难受，于是沿后门朝厕所里走去。傅传祖憋了一肚子话，刚才想说又难于插进口，现在见白鲛一个人独自朝后门走去，感到这是个好机会，赶忙追上。

白鲛才跨进厕所门，傅传祖随即跟了上来，面带笑容，投机地发问：

“贤侄，今日你所讲的全是真的？”

“一点不假。”

“怎么我们党一贯仇共反共的主张改变了？”

“谁说的？”

“刚才……”傅传祖翻了翻白眼，发呆似地说了半截停顿下来。

“啊，”白鲛微微发笑：“您老先生可称是我们党的老党员了，这些年来，我们党的脾气您还没摸透？打仗不是要放烟幕弹吗？军事斗争是这样，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准备工作不做好怎么行？这个准备工作就得要有时间，争取时间。现在我稍向您透露点军情就知道了，我们已有三个战区的相当兵力正朝中原运动，我这个美式装备的部队也是其中之一。”

“这么讲来，你的部队可就在这里扎下来了？”傅传祖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说。

“是的，由野战军变成了守备部队，要驻守在这具有战略意义的临江要地。……”

白鲛还要往下讲，听厕所外隐隐约约传来脚步声，于是戛然而止，提起裤腰走出厕所门。

酒席间，白鲛与这些民主人士和地方豪绅攀谈劲头越来越足，不时夹着碰杯声和哈哈大笑声。这笑声，传进了正堂东边的一座幽静的小院内。在那间宽敞别致的房间里，白鲛的小老婆文毓卿与白鲛的干儿子——副官白夜猫同坐在一个沙发上，眉来眼去谈笑风生。他们谈至正浓时，听见正堂内传来朗朗的笑声，白夜猫似乎从梦中惊醒一般，小声说：“卿卿，我得出去，司令会有什么吩咐的。”

“管他呢，他高兴他的，咱高兴咱的。”文毓卿娇声娇气地说着，随即跷起一条大腿压在白夜猫的腿上，白夜猫也趁兴伸出一只手探进文毓卿乱发蓬松的颈项间。

他们正在推心置腹密谈，只听一阵咯吱咯吱的凉皮鞋声传进房来，慌得白夜猫急步跨出房门。史钝参谋长见白夜猫走出

门外，笑着说：

“是小猫呀，太太在屋子里吗？”

白夜猫点点头，史钝兴冲冲地跨进门去。文毓卿正在拨弄着满头金黄色的卷发，毫不介意。史钝参谋长含笑着打招呼：“太太好！”

文毓卿转过圆胖而白净的脸庞，朝他斜视了一眼，见史钝参谋长与往日的神情大不一样——尖长的脸面堆满了笑意，几根灰褐色的头发在脑顶上摇来摆去，于是心里一动问道：“参谋长好，有什么消息吗？”

“有。”

“是什么？”文毓卿边说边挽过史钝的胳膊，一同坐在沙发上。

“这消息，真是千载难逢啊！”史钝故意挑逗似地说。

文毓卿听着更加沉不住气，急着性儿央告道：“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搅得我心里乱痒痒。”

“好，我这就讲。”史钝咽进一口唾沫说：“司令说，最近要与各阶层人士举行一次大团聚。”

“这有什么希罕的，现在在那边不是在团他的聚吗？”文毓卿开始有点失望了。

“这只不过是小团聚，大团聚可热闹呢，要唱大戏。”

“怎么那么高兴？”文毓卿听说要唱戏，心里开始热呼了。

“太太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现在赶走了东洋兵，该是高兴高兴的时候了。今日来的客人，圈子太小，人也太少。等到来日重庆谈判有了结果，我们要请共产党的先生们和各式各样的要员们。听司令讲，还要推举一个什么老秀才来。总是要欢天喜地地大庆祝。为了这，众位先生们非要您点出戏单来，这也是对夫人的敬重。”史钝献媚似地说着，与文毓卿贴